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今天大家要我談一談，「華藏圖書館」的緣起。說到這樁事情，要從我學佛開始，我是在民國四十二年親近方東美先生，我跟他老人家學哲學，他給我上了一部哲學概要，從西方哲學開始，講到中國，講到印度，最後講到佛經。我當時感到很訝異，我說佛是宗教、是迷信，他怎麼會是哲學？方老師告訴我，「你年輕、你不懂，釋迦牟尼佛是大哲學家，佛經是世界上哲學的最高峰。」這是他跟我講的，以後我介紹佛經，我就沒有這麼說法，我說佛經是高等哲學，我沒有說是全世界最高峰，沒講這個話，但是方老師是這樣告訴我的。又跟我說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」那一年我二十六歲。因為方老師的介紹，他又告訴我，「從前佛門裡面出家人，都是了不起的人，真的是所謂說通宗通教，顯密圓融，那是大學問家。現在確實佛教已經流於形式，真正在經典裡面深入研究的人不多。」所以他告訴我，你要學得到經典裡面去學，這是他指出我一條道路。從此之後我就去逛寺廟，逛寺廟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看到經典。因為在那個時候台灣一般書店，沒有佛經出售，好像全台灣印佛經只有兩家，一家是台中的瑞成書局，第二家是台南的慶芳書局，這兩個書局有印佛經，但是種類很少，數量也少，所以是很難看到佛書。我們要看經，聽老師的指導得到寺廟裡頭去找《大藏經》，《大藏經》是不會借出來的，只有利用星期假日去抄。我記得我還抄了不少部，多半是小部經，好像抄了有十幾部。

可以說我很幸運，方先生給我介紹佛法，大概應該是兩個月左右，我認識了章嘉大師，是一位蒙古的親王，滿清的後代，敏親王

跟我介紹的。章嘉大師真的跟我一見如故，我也跟諸位做過多次的報告，頭一天跟他見面，我就向他請教，我說「方老師把佛法介紹給我，我知道佛法的殊勝，知道佛法是一門大學問。在佛門裡頭有沒有方法能夠叫我很快的契入？」我提出這個問題，大師看著我，我也看著他，我們這樣子看了半個多小時，然後他才告訴我「有。」我的耳朵就豎起來，精神也提起來，想聽他老人家的教化，哪裡知道他又不講，說了一個字之後又不講。我又很靜心的來聽，大概等了有五、六分鐘，他跟我講了六個字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」他講的速度很慢，不像我講得這麼快。我聽到這兩句話好像是懂得，實際呢？實際不懂，叫似懂非懂。當時我一個反應，我接著向他老人家請教，「從哪裡下手？」他告訴我「布施。」這第一次見面這幾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，我學習經教大概二、三十年之後，我才真正體會到章嘉大師的意思。到我移民到澳洲，那是多少年？學佛差不多四、五十年，我才真正懂得章嘉大師的密義，我才揭穿。為什麼提一個問題，他看我半天？年輕人心浮氣躁，心浮氣躁什麼都學不懂，給你講的也不過是耳邊風而已。看那麼久，是叫你把浮躁的氣分整個停下來，好像到入定的程度，這個時候給你講，你會永遠記住。所以我們才曉得，現代學生在學校裡雖然讀書，讀到高等院校，但是他沒有學到真正東西，原因在哪裡？就是心浮氣躁。所以使我回想起來，印光大師講的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，沒有誠敬的心什麼都得不到。

我在台中親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我的經教是從他那裡學來的。他辦了一個班，經學班，二十多個同學在一起學經教，真正有成就的不過是三、四個人而已，什麼原因？誠敬的心不一樣。真的是一分誠敬是一分利益，我們對老師是十分誠敬，所以才能學到一點東西。而且真正契入之後，這裡面就得法喜，就是《論語》上所說

的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歡喜心生起來，愈學愈歡喜。所以我們才知道人生最高的享受從哪裡來的，絕不是名聞利養，與那個不相干，是學聖賢之道，愈學愈歡喜。我們從這個地方體會到孔子之樂、顏回之樂，古人常講「孔顏之樂」。這句話我們文字看得很多，我們也會講，孔顏之樂我們沒有體會到，通過這麼多年的學習，孔顏之樂體會到。大乘教裡面講的「法喜充滿，常生歡喜心」，得到了！得到這才有樂趣，樂了就把憂忘掉，所以身體健康。我這一生沒有毛病、沒有進過醫院，年歲雖然這麼大，體力還都不錯。這兩年有機會，好多這些同修當中有做大夫的，給我檢驗一下身體，很簡單的驗血、驗尿，看看我的血壓。驗血是個印度的醫生告訴我，他說「我的血液像三十歲的人一樣。」檢查大概不到二十分鐘，聊天聊了一個半鐘點，談養生之道。心地清淨沒有煩惱，沒有憂慮，每天生活隨緣度日不要攀緣，什麼都好，每個人都好，每樁事都好，你說這個心多自在、多快樂，這就是我養生之道，年齡雖然大的時候不衰。血壓，給我量血壓，我的血壓大概是一百二十到七十，他說這是年輕人，年輕人正常的血壓。脈搏跳動一分鐘七十二次，沒有衰老的現象，這是什麼？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；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。我們真正體會到在生活當中！

章嘉大師叫我千萬不要做官，因為那個時候我是公務人員，而且也接觸過這些高等位次的人，有這種機緣。他告訴我，「你不能做官，叫我學釋迦牟尼佛。」我說那出家！他說出家最好。我說出家也得找個師父，他說你不要找師父，我说不找師父怎麼出家？他就給我說，「你找師父，師父不答應你，你會不會生煩惱？」我說當然會生煩惱。「只要你有這個心，好好的學，佛菩薩加持你，時節因緣到你自然就明白。」我以後就有這個感應。所以我在出家大概三個月前，我就有感應，那時候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學教。我跟同

學說，大概我出家的緣要成熟，他們問我，我說我有這個感觸，大概什麼時候？我說不出半年。可是三個月之後，臨濟寺的方丈我們也是老朋友，就派了人到台中來勸我出家。我記得好像是一個半月當中，他來了九次，很誠懇，所以我才答應他。我就向李老師報告，李老師說怎麼人家勸你你就答應？我說「老師，他來了九次，孔明是三顧茅廬，他來了九次，很誠意，我提出的條件他都答應。」條件就是不做經懺佛事，我繼續研究經教，我學習講經，在台中跟李老師學講經。這樣老師才難分難捨的送我到火車站，這是我出家的因緣。

所以出家之後這發心就是講經，一出家剃了頭就教佛學院，台北十普寺的三藏學院，白聖法師就邀請我到那邊去教學。同時外面也邀請我講經，我第一次正式出來講經是在台東佛教蓮社，那個時候的社長，也是我們一個同參道友明訓法師，也算是師兄弟，他在那裡建的一個蓮社，邀請我去講經，第一部經講的是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所以我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。以後在台北就是有些同學、同參道友租借地方，沒有固定的地方到處講經。我自己既然老師教我學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一生沒道場，我就沒有這個意念去建道場。沒這個念頭，哪個地方請就到哪裡去，一生希望作客，不要做主，我學印光法師不做主持、不建廟、不給人剃度。

以後有了圖書館，這個圖書館怎麼來的？是在民國六十七年，一九七八年蔣經國先生被選上第六任的總統，佛門給他做了一個「仁王護國法會」，很難得給他慶祝。那個時候聽我講經的這些同學們，也就發起響應法會，請我講《仁王護國經》，不是講全經，講全經時間太長，講大意，講大意也得二十天。所以我們就提前開始講這部經，地址是中國佛教會的大樓，上面有大講堂，我們租它的地方。講了不到一半他們就要趕我們走，說是「你太年輕，這個事

情是老和尚們來主持的，你最好停下來，不要再講了。」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，因為如果沒有講，不講沒關係，已經開始講講一半，我們慶祝經國先生當總統，就慶祝一半就完了？這是我們承當不起，所以我們要堅持這個經一定講圓滿。爭執了很久，幾乎每個星期都要跟他們談判，非常辛苦，到最後我們勉強做圓滿。之後佛教會裡的講堂通知我們，不租了，你們講經你們別地方去。這才引起聽眾的不滿，聽眾看到這種情形，就來跟我說「法師，我們大家湊一點錢，我們買個講堂不要到處找地方，到處搬家。」當時我也沒有意見，那時候就是韓館長，她也是在裡面起很大作用，她跟我講好，我們買一個。買一個她來跟我商量，我說買一個你們管，我不管，如果叫我管人、管事、管錢，我經就講不成。

結果她就答應著她承當，她說什麼事情她來管，我說好。這樣就在景美買了一層樓，不大，只有五十坪，大概好像我們這樣一個攝影棚這麼大的樣子。以後陸陸續續擴展，大概有二百五十坪的樣子，這就是我們第一個「華藏佛教視聽圖書館」。所以做視聽，用攝影機錄相、錄音機錄音，我們從這開始。當時是很先進的，在佛門裡面，是第一個視聽圖書館，這就是我們華藏的緣起。以後有這麼個道場，當然道場需要有人，還有些年輕人想跟我學習、想出家。這個出家說實在話都是韓館長收的，我不知道這些人從哪裡來的，找韓館長，韓館長用我的名義來幫他剃度，所以悟字輩跟我是這麼關係。所以他們自己都曉得，韓館長的徒弟，用我的名義收的，這是在那種特殊情況之下，想起來這個事情三十二年前。所以說我這一生好像全都是逆增上緣，遇到很大的困境，我們突破它就提升。我們就有這麼一個自己的道場，講經不要再到處借地方、到處租地方，有個固定地方。

到一九八二年，好像是萬國道德會是韓館長同鄉，她那些同鄉

在美國洛杉磯開會，韓館長也加入他們的組織。所以就介紹我跟他們的領導認識，讓他們聘請我做顧問，給我辦了個護照，我就跟他們的團到美國去。簽證也是不可思議，我們這個團大概將近有四十個人，在台灣那個時候有美國大使館，簽證的時候大使館給的都是一次三個月，唯獨我跟館長這兩本簽證是五年多次出入的。那時候我們不懂，從來沒有辦過這個事情，是被旅行社發現，旅行社他說「奇怪，他給你們兩個人的簽證不一樣！」我說「怎麼不一樣？不是全部都一樣。」他說「你看看你這是五年多次進出，他們只有一次。」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，這樣就到了美國。到美國之後，我們過去慈光大專講座的同學，佛教會大專講座的同學在美國，留美的大概將近有三百人。所以同學在那邊一聯繫，聽說我到美國去，大家都知道，邀請我到每個地方去參觀、去講經，這樣跟美國就結上緣。從此以後每年都要到美國去兩次，有的時候要去三次，就是巡迴講演，美國、加拿大的緣就從這裡。在那個時候，如果不是萬國道德會給我辦這個護照，我是出不了國的，所以統統都是逆增上緣。

到美國也沒有多久，我們在美國就拿到永久居留，全部都是隨緣，沒有攀緣。同時在美國講經，遇到了黃念祖老居士，老居士把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的註解送給我，我看了之後非常的敬佩。老居士就告訴我，他說「夏老當年在世就希望成立淨宗學會，你在國外有這個緣分，希望你在國外先做。」所以我就每到一個地方講演，就勸大家成立淨宗學會，當時在美國、加拿大一共將近有三十多個會。第一個會是在溫哥華成立的，第二個會是在舊金山成立的，就是美國淨宗學會，現在楊一華那個地方他那是第二個會，以後陸陸續續總共有三十多個會，在現在全世界好像有一百多個會。我們的會都是獨立的，就是過去的蓮社，每個會他們的行政、人事、財務

，統統是獨立的。辦活動我們都可以聯手，都可以互相支援，我們只有經典是大家都用五經一論，而且《無量壽經》，全是用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，這是共同的。所以可以說我們沒有組織，我一生沒有道場，處處都是隨緣，隨緣才自在，一直到今天亦復如是。

韓館長過世之後，我們離開了圖書館，我們移民到新加坡，最後從新加坡移到澳大利亞。在澳大利亞我們建立一個淨宗學院，一個淨宗學會，建這個也是不得已，因為過去在圖書館學習的這些同學們，他們有的自己有能力建了道場，這很好，我不必照顧。還沒有能力建道場的，我統統都收容，所以建這個道場是為他們建的。現在這麼多年，他們自己都可以管理，我統統可以放手。所以晚年我一心一意希望專講《華嚴》，《華嚴》能不能講圓滿？我們沒有這個念頭，講一天算一天，活一天講一天。現在已經講了四千多個小時，講到「十住品」，是全經的五分之一。如果照這個進度講下去，大概還得要十年、二十年的樣子，那就看看我的身體。如果能留在世間慢慢講，希望把它講圓滿，能不能講圓滿這是佛菩薩的意思。章嘉大師當年告訴我，我的一生都是佛菩薩安排的，我自己不操一點心，順境、逆境全是佛菩薩的安排。今天有這個緣分我向諸位做簡單的報告，我們用華藏這個名詞，也是從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裡面啟示取的名字，華藏淨宗學會、華藏圖書館、華藏視聽圖書館。一生學釋迦牟尼佛從事於講經教學，我們不但教學自己要認真努力的學習，把所學習的全部落實在生活當中，這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殊勝利益。我的話就講到此地，謝謝大家。